

見

只

編



見 只 編

姚士麟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見 只 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 者 姚 士 麟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姚叔祥見只編序



幼讀王摩詰之言曰前身應畫師刺其語傲夫畫之爲言畫也畫無語言文字而道具畫亦無語言文字而道亦具義聖以此作八卦文與孔紹焉語言文字之祖皆出于此故凡語不中情寔傳神理卽數萬言徒比于一丁之不知語一而象千古猶生後世稱典直以稗官家埒之丘索訓誥之廡猶可蓋其於畫之義深也古之人純朴無飾乃所繇幾于道後世富貴則多飾根多飾之心而哆不情之句欲以舌際肖畫之義也曷幾焉昔稱非詩窮

人窮者而後詩工審此矣叔祥自題十三而孤爲
畫師此故述其困抑無聊時事而不知解畫之深
拜窮之功如斯編之中情實傳神理者尤其驗已
橋李友人項鼎鉉譔

見只編序

吾友姚叔祥貧而苦學每携三寸筦以佐游屐亦
使此兩屐不負歸囊故囊與屐與筦之跡半天下
溯千古驗來今也事不踰條數十百而多耳目外
事公朝間語能入鈇手于情裡縮遠異于眼中湔
古則逝魂天飛得解則往疑雪釋瑣亦存戒隱必
使彰理方儒也忽際風華篇或哀焉捷見新隻總
借人言彙爲可喜可愕可玩可思之境不翅屨與
行席與談也此吾甥孟璜刻于乙亥幾十年矣觀
其所載如烏鎮浙兵寧夏三變豈其筆靈若知有

川遼東省頃近之亂者今奢徐業已伏誅惟叛奴
方將就俘不知何日如夏賊秋署招詞爲此書快
驗也社第屠中孚撰

姚叔祥見只編卷上

鹽邑志林第五十帙

鄭端胤

黃岡友人樊維城彙編

社弟胡震亨訂閱

劉祖鐘

許九杞先生以敢諫肥遯最爲夏文愍所重文愍
召起道經嘉禾以書致先生與決進止于時藩臬
郡縣艤舟祇候道相望也先生葛巾荔帶刺一小
舸詣夏夏問許僕此出何如許不答第言可惜李
長源却受觀察判官夏正襟起謝曰便當疏辭以
奉明教須臾撾鼓迴帆顧諸祇候一時星散去夏

憮然遂不果辭卒及于難嗟乎刹那炎冷能轉善
爲敗如此乃知炎冷二字是一進退關隘文愍打
不破遂令長媿于先生耳

德清有老人蔡四者余于丙子歲見之年百有四
齡矣余問何以得此壽老人曰童子欲壽乎然壽
在天耳老子食色猶人三十病瘵氣不絕者一綫
若有人語余曰鹿角膠三字以告吾妻妻問之醫
往武林購得食僅觔許遂完健如初自茲日服延
算到今顧語之他人則不驗也豈非天乎時泗上
趙卓庵侍御爲令以粟帛禮待又四年而歿

余讀王弇州集有二館人事乃知忠義事未嘗不在幼賤也梁海襟總戎言譚大司馬爲兵憲時嘗督兵禦倭于象山何家攬金井敗績將佐悉棄譚奔潰惟一館人髮始及眉耳獨後先隨譚一倭忽向草中躍出譚馬驚而墜倭拔刀擬譚館人急抱倭刀不得出因共落溝底譚躍起跨馬逸去此豎與倭相持久之力盡爲倭截爲數段惜不得其姓名耳

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

能卽餓死方稱吾女此女卽涕泣不飲啖家人百

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謂非忠介不生

此女

陳心穀太宰潔介過人張喻齋兵部嘗謁陳適陳
在公未還張問其僕主人飯未答云中厨無脩尚
竢伏雌生卵耳比陳十疏辭歸止一籠置冬夏朝
衣及蒼頭兩破橐而已

京師朝審獄案多以一錢殺人者讀之不覺涕下
一錢幾許遂以死制兩人嗟夫大千世界且從爛
錢眼裏顛倒翻覆一二人又其小者也

白馬寺爲中國梵刹之始寺在洛陽東平疇禾黍

中臺殿卑隘法象剝壞前有一塔問之云藏騰蘭舍利也按此地爲東漢鴻臚寺今去城殊遠當以鴻臚掌四方歸義蠻夷用處遠人故在都城外耳崇奉像教無過元魏乃洛陽伽藍記祇載其供養經函及大柰蒲匄而已莊嚴之麗遂不得與永寧諸寺等安在其爲崇奉也不知千百年後湮沒無餘第有白馬歸焉獨存耳寺有宋蘇易簡碑有長源渺渺玄龜負書之川平隰依依白馬駝經之地二句可誦其他平平也

壬午浙中兵民兩變余偶寓杭皆得身見之亦此

生中之不幸也初聞軍門奏減羅木營兵餉一分更令以錢八文準月餉一分顧民間錢價低下一分至錢二十于是營軍洶洶且數日而軍門巡道了不知也一日余步望海樓下忽傳兵亂縛軍門去矣時街肆倉惶市門歛閉須臾見巡鹽御史飛馬出城矣由是布按都三司相繼策馬詣營余奔還邸中擬欲出城則人言諸門皆以上鍵未幾宣言軍門不諱矣巡鹽三司各畱執營中矣又言劫諸有司寫責券要嚇開門矣不開則明日攻城矣于時家戶驚怖兒女悲號以爲人人不自保也久

之聞街市啞啞歡幸問之則云布政司取銀給散
矣軍門還矣巡鹽三司各歸衙門諸軍貼然無他
矣時三月二日也危哉此特未成之寧夏也第吳
開府寬厚不若党中丞之嚴峻耳若民變則起于
扞極差貧哄然千百爲羣呼噪雷動盡拆坊巷所
建巡警樓又以差貧爲陳柴沈各宦關說其夜遂
縱焚諸宦屋室火光三道照徹城市僅妻子身免
而已明日有數千人入按察司擁郝廉使往見張
巡按時察院未開門卽破門入巡按破墻逸去遂
置郝院門去掠大家坐索酒食于是開府銅梁張

公調兵擒捕一時皆潰就縛者百五十人梟斬首惡丁仕卿等五十人餘俱杖殺然無辜被斬者數人有良善獨子微服出看被擒死者猶可悲也蓋自四月二十九日作難五月二日就擒凡四日耳此後自開府兩侍御皆陳兵出入輿蓋前後兵仗錚錚照耀人目年餘撤去後讀山陰鄭柳州吳門錢比部兵民兩變志所載雖實未若余目所覩記如張公緝斬叛兵首惡馬文英等九人先以賭博連坐捕解軍門其日以巡道顧公養謙大閱諸軍于演武場旣斬後報至操場衆軍刀槩亂鳴顧命

諸軍前謂曰首惡旣誅衆軍可安枕矣卽命香案令衆軍向北謝恩于是羅拜皆呼萬歲云

有瓊州縉紳謂余曰丘文莊公大父醫訓公富而好行其德時胡元宗裔及大臣顯宦率安置瓊州一日忽有詔悉以謀叛誅之雖髻鬣不免醫訓公悉收而葬之城西夜夢神人謂之曰掩骼之仁格于上帝第汝老子天貴汝孫矣比讀何椒丘瓊臺叢冢記云瓊州之城西五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冢數處今禮部尚書丘公仲深之祖資政府君取元末國初以來死于兵刑者之遺骸露齒焚而瘞

之于此也又云元季沙張二帥守瓊不能制其下
繇是土豪與洞黎相挺爲亂城中餓死者大半比
城陷賊人據之四出剽掠遇人輒殺數里間死者
枕藉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以中原士民有
陪華卽夷者旣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
西蕃種族仕元爲顯官旣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
遷于此未幾有上變告遷人謀爲亂者乃遣都督
陳方亮往圖之方亮至集遷人于郡城之北悉坑
之非我高皇帝之意也又西城有亂葬岡凡兵
死刑死不能葬者悉委于此白骨縱橫如積薪府